

编者按

在烟台市老年群体中,不少人因为疾病、伤残、衰老导致失去部分或全部自理能力,不能独立吃饭、穿衣、上厕所,甚至不少老人除了呼吸和吞咽外,其他都要依靠他人,目前这些失能老人已经成为亟待关注的群体。

# “不遭罪就是最大的幸福”

## 多数失能老人不但生活全靠护理员照顾,还要忍受疾病折磨

□通讯员 鲁燕  
□记者 柳斌 报道  
qlwblb@126.com



本报10月17日讯 “对失能老人来说,不遭罪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这是康乐老年公寓院长高丽丽开办养老公寓14年来最大的感慨。17日,记者走进一养老公寓,发现多数老人生活不能自理,对他们而言,吃饭和睡觉就是生活的全部。

●养老公寓探访

## 想找个说话利索的,太难

16日上午,记者走进芝罘区康乐老年公寓,这里的老人90%以上是失能老人,有的腿脚不便,有的得了老年痴呆,有的卧床不起,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。“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需要护理的老人。”康乐

老年公寓院长高丽丽说。当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位能正常沟通的失能老人时,高丽丽沉思了几分钟,近百位老人的公寓里却很难找出一位能正常表达的老人。高丽丽带记者转了三层楼的各个房间,发现有

的老人坐在床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,有的一动不动躺在床上,有的在自言自语。在三楼一个房间住着五六位老人,到了吃饭时间,除了两个能自己进食外,其他几个老人都要一口一口喂。

## 全身瘫痪,只能通过胃管喂食

在一楼一个房间里,记者见到了来看望自己母亲的栾秉进先生,他正在给自己的母亲刘桂英喂饭。栾先生拿起注射器在盛着玉米粥的碗里抽了一针管,小心翼翼地推出针管中的空气,插进从母亲鼻孔里引出的胃管中,他缓缓推动,生怕推得太快,

母亲会不适应。而躺在床上的母亲面容安详,好像睡着了。栾先生说,母亲90岁了,已经在这里住了8年。全身瘫痪的母亲甚至失去了吞咽能力,从去年开始需要用注射器通过胃管“打饭”。“母亲生病时,我得了肠癌,需住院手术,只好把

母亲送进养老院。”今年56岁的栾先生已经内退,他隔三差五来看望母亲。“母亲在一天,就要伺候一天。”栾先生说。记者注意到,在刘桂英的房间里,五个床位都是卧床老人,只有一位能够坐立,老人的一切都由护理员照顾。

## 吃睡是全部,几乎“零”交流

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,吃饭、睡觉就是生活的全部,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,精神娱乐已经不是他们的需求。“很多房间里都装了电视,但是很少有人看。”高丽丽说,即便开着电视,老人的注意力也不在电视上,只是听听动静。失能老

人之间极少进行沟通,即便同房间的老人也没有多少共同话题。据夕阳红老年公寓一负责人介绍,他们曾尝试给特护老人放音乐,但是老人的关注并不在上面,能不能听进去很难说。由于护理员的短缺,每个护理员少则伺候四五个

卧床老人,多则伺候十几个,他们需要打扫卫生,给老人喂饭、洗衣服、洗尿布,因此很难一对一了解老人的精神需求,对于重度失能老人来说,他们更像生活在一个“无声”的世界。“有不少老人整天自言自语,有的在呼喊子女的名字。”一位护理员说。

●老年公寓院长有话说

## 我们老了谁来伺候?

“每个人都会变老,等我们老了,说不定还不如他们,将来谁来伺候我们?”康乐老年公寓院长高丽丽看着眼前躺在房间里的老人,心里已经有了很强的危机感。高丽丽办老年公寓已经14年了,学护理专业的她把自己的养老公寓定位在主要接收不能自理或者

半自理的老年人。护理员难招和老龄化是她最头疼的问题,敬老院里已经难见年轻的护理员。高丽丽说,现在的老人子女还比较多,三四个孩子照顾一位老人,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时间上,压力都小一些,即使这样,很多子女由于工作等原因也没空照顾老人,他们或请

保姆,或把老人送到敬老院。而现在的年轻人多数是独生子女,两个年轻人要照顾孩子,还要照顾四个老人。“我也只有一个儿子,现在在广东当公务员。”高丽丽说,儿子有工作要忙,等她老了肯定不能指望儿子在身边伺候,她现在已经感觉到养老的危机感。



栾先生用注射器给母亲“喂饭”。 记者 柳斌 摄